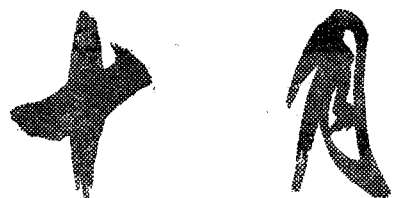


OCCTOBER



主 编 · 谢大钧
副主编 · 郑万隆
张守仁
田珍颖

十月

OCTOBER

纪实文学

- 84 张 洁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81 刘晓红 我的姐姐刘晓庆(之二)

中篇小说

- 4 魏润身 挠 攘
146 李 佩 外交官夫人轶事
169 龙 冬 王达休教授的远游
198 刘国春 环行车

短篇小说

- 127 汪曾祺 露 水
134 小 英 漏雨的小屋

报告文学

- 59 吕高排 二十三岁祭
164 刘天琴 醉 月

散 文

- 53 张承志 撕名片的方法
56 鲁景超 打核桃
130 杨国民 老 屋
219 陈 原 祖父是一粒粮食
221 周同宾 读 石
223 王开林 怀人之什
132 刘树波 致远方

诗 歌

- 192 任洪渊 女娲5象
194 萌 娘 收获时节的女人(组诗)
196 蓝 蓝 哀 歌
197 查 干 今夜初试洞箫(外三首)
195 晓 晔 雨 霁

美 术

- 封面 张新生
封二 王沂东·惊鸟〔油画〕
封三 孙向阳·乡戏〔油画〕
封四 王 路·水上人家〔油画〕

1993年
第6期·总第90期

饶攘

魏润身



腰里掖着百十来万，光荣突然挠攘了。

挠攘是活了九十六岁的奶奶常叨咕的一句话。小时候奶奶常领他上劝业场听蹭儿戏，来去的路上奶奶总是这么句话：豁（活）着哈——嘛地，闹（挠）攘的慌。徐水老家味儿，拖着长腔不像是说好像在唱。如今四十多岁的光荣也挠攘了，谁知怎么回事。

肝火也不禁不由大起来。和乐的灶间吧唧吧唧粘脚不说，尤其闻不了那笼屉味儿。其实他最清楚不过，自个儿在不在柜台钉着，里外一天差四、五张儿。可四、五张儿就像过去的四、五角，小时候的四、五分，提不起兴致。和乐刚开的那两年，他哈工商哈税务哈市容哈市政哈城建哈街道哈整治哈检疫哈交通



哈派出所哈纠察队哈饮食公司，十几个婆婆都哈到了，这心理定势移到伙计身上也没变，对那些安徽的山西的河南的河北的大闺女小伙计都挺客气。如今磕磕绊绊苦熬苦拽挣出来，却瞅着什么都别扭了，挠挠的慌。

什么XO人头马，酸的苦的；什么螃蟹大虾田鸡腿，一个味儿；什么云烟肯特万宝路，燎嗓子。其实这些玩意儿全不如二锅头关东烟贴饼子。挠挠厉害了他真闹瓶二锅头就着花生米“滋儿”几口，也变了味儿。再也找不着那晕乎乎赖乎乎过瘾解气的感觉，越喝反而越挠挠。

把三口子的户口从内蒙折腾回北京，他当过泥瓦匠装卸工，还跟安徽米的一个小伙子学过弹棉花。那时候被重新成为北京人而激越着亢奋着侥幸着感激涕零着，什么苦哇累呀丢人呐现眼的全没在乎过。后来开了和乐那叫不易。今天工商的来了明天市容的来了，对付的好嘛事没有，打点不周一个苍蝇罚五百，没辙，稍微滋扭两句穿官衣儿的把你的营业执照摘下来，那话说得还满和气：“没关系，想不通搞搞卫生再开张，过几天我们验收来。”崴泥，晾你俩礼拜那半个月就算白干了。最添堵的是沉渣浮泛鱼龙混杂真假难辨。那回来了个市容的，进门从提包里掏出架显微镜，放到灶间面案菜案上一照，说大肠杆菌超标百分之四十，罚款两千。他疑疑惑惑刚想分辨，人家伸手要把他那执照摘下来。他赶紧敬烟敬茶老实认罪，来人不吃这套从容点钱，出门时告诉他下午两点到市容办公室取收据。下午去了一打听，人那儿的又把他好一顿编派，根本没这人。坑他两千的是个骗子，这叫什么事儿。没过两天又来了两个穿官衣儿的卫生警察，说和乐的菜案生熟不分罚四百，他长了心眼儿，满脸陪笑请对方先拿出工作证。那两位同志一抬屁股走了。第二天没收执照不算，和乐还被贴了封条。原因极简单，卫生脏差还对国家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检查态度的问题持续了一个月，光荣反而振作顿悟了。理解，只有相互理解了才能使世界充满爱。人家工作人员都是死工资，风里雨里多不易，该意思的时候就及时意思一下表心意。最重要的是他悟到了致富不忘国家，居委会翻建，捐；支援亚运会，给；争办奥运会，献——为社会为国家做奉献义不容辞，发自真心。比比猫队跟弹棉花那阵子，如今这日子不是神仙？凭着拼搏与悟性，他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个体卫生标兵守法模范并荣膺区个体经营协会的主任委员。绝对的成功，由经营米饭炒菜火锅涮肉到今天只卖包子馄饨，简化了多少罗嗦与麻烦。绕来绕去他才明白，老河沿儿米来往往的不是平头百姓就是外地

人，根本用不着哪宗菜系、生猛海鲜。包子馄饨热乎乎经济实惠物美价廉，一天流水不下一千，对半儿赚这钱来得多简单？不然怎能越赚越多腰里有了上百万。

从沟沟坎坎的磕绊中扑腾到今天，其实比在乌拉特前旗战斗地地轰轰烈烈一往无前披荆斩棘的时候难。那时候只要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斗私批修就成了，开和乐累的是心，这些年心的劳累使他不但两鬓添霜而且歇了顶。用一位在报社当编辑的兵团战友那话说，就是我也挣了灵魂也熬得疲惫了。可不是，累心比卖膀子力气难熬多

万也想不到，如今这挠挠比灵魂疲惫还罪孽。从没吃过安眠药，不管在内蒙还是开和乐，什么时候不累一贼死，站着都想眯一觉。现如今心里挠挠还不算，晚上睡觉腿没地儿搁脚没地儿放，从膝盖的骨头缝里上上下下串着酸，骨头挠挠。气得他砸腿捶腿恨不能敲开膝盖把里边的酸水挤出来。前些日子还跟小真惹了顿气，挠挠之余又添了腻味，这几天又腻味又挠挠。

自打小真上了初中，他就再也给儿子补不了功课。当年他这师大附中毕业的高材生数理化在班里没下过前六名。一撂二十多年全忘了。连那最简单的角边角边角边全稀里糊涂闹不清是三角形的相似还是全等。儿子还算争气，在班上始终居于上中等。头些日子期中总结班主任一表扬倒坏了醋：“瞧瞧人家吕真，他爸他妈开饭馆，吕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总分还排在第二十一名，徐京京尹文东你们呐，父母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却考成这样，难道你们不寒碜不脸红？”

徐京京没脸红，尹文东也没寒碜，吕真这回麻烦了：

开饭馆的全是大款，真子，得让你爸给咱学校捐点儿钱。

吕真，你妈练的是不是生猛海鲜？让咱撮一顿去尝尝鲜。

去去去，人他爸开的是包子铺，狗不理包子馄饨炒肝。

哟，我说怎么咱班老有包子味儿，真腥真膻。

最让吕真受不住的是全班最后一名山里红的那句话：开饭馆的才有优越条件，有的是钱请家庭教师呗，我要也能吃小灶儿前十名手拿把儿攥。

委屈，寒碜，小真回家就跟他们闹开了：“谁让你们干个体，我没脸再去上学喽……”他哭得哇哇的。

光荣哄他劝他说爸爸我勤劳致富致富光荣你要

再接再厉争强赌气独拔头筹全没用。真窝心，当年师大附中出来的高材生成了不折不扣的下九流暴发户，不但自己被人瞧不起连儿子都跟着吃挂落儿受挤对，你趁金山银山管什么？

——这口气还是赌定了。听小真转述了山里红那话倒是给他提了醒儿。你们不是说他请着家庭教师吃小灶儿，对，请。智力投资文化投资教育投资，花多少钱咱也请家教。小真就差在外语上，不光是争第一，外语是桥梁外语是工具，自个儿耽误了如今花多少钱也要培养小真将来出国留学去。

挠挠着琢磨上哪儿请老师怎么个请法儿，光宗拽给他一句话：“现成的，就在眼皮底下呐。”

他眨眼，谁？光宗把他说懵了。

“哥，小玥呀，小玥那外语多厉害。”

小玥？小玥是什么人家，人嫌前边乱都垒上道墙开了旁门，别看他们家挣钱不多，可与前院界限分明是另一个世界，高层次。

“何老师跟咱家没的说，你请不来我请去，街里街坊的有什么。”

“那——”他拿支烟叼上了。

这几年如鱼得水买卖越做越顺，谁料跟何老师家反而生分了。不知为什么，总觉着人家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其实也不是，而是自己在人家面前变得叽叽缩缩了。

何家三口人都是中学教师。老两口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女儿小玥师大毕业也当了中学老师，教英语。本来他家跟光荣、四爷、靴子住在前后院，头几年何家垒上道墙开一旁门跟他们前边一分为二了。也难说，他自己开饭馆，四爷养鸟养虫子，靴子的门脸儿房鼓捣了一个小卖部，何家出出进进油渍麻花毛毛哄哄是添堵。不过前后院关系还不赖，毕竟是多少年的老街坊。

光宗提起小玥他先是没想到后来又觉着不可能，再琢磨也不妨去试试。不是非想让小真有大出息将来留学吗，他犹豫着还是绕到了后院。也是的，何老师一家知根知底，小玥那水平他知道，外语说得比国语还溜，索性硬着头皮撞撞去。

2

绝对没想到，要多痛快有多痛快。光荣绕到后院敲开何家院门，就小玥一人在家看电视，何老师于老师上晚自习还没回来。他东拉西扯兜了老大一圈儿，最后才绕出想请小玥给小真补功课的事情来。想不到小玥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每个星期补三次总共六课时，一课时的报酬二十块。他一听那叫

乐，只要人家看得起，漫说二十，四十六十他也不在乎。

他不在乎何方正于南美在乎了。老两口十点多了才从学校赶回来。听小玥把刚才跟光荣定好的事情一说，老何急得直拍脑门：“小玥，小玥，亏你说得出来，人家光荣多好的人，你真把人气死喽。”

老何真急了。本来砌上道墙这事办得就有点儿太那个，如今小真补补外语至于跟人家要那么多钱，不尽情理也让人瞧不起啊。

老何是看着光荣长大的。那孩子从小就聪明好学，师大附中的前几名不是等闲之辈。那时候数学比赛之前光荣老找他问问题，他发现光荣有非同一般的逻辑数理能力。谁想他刚念完高二就闹开了轰轰烈烈，家破人亡——老吕解放前开过杂货铺，小业主，七斗八斗鼓捣死了。光荣插队他妈带着几个月的光荣被轰回徐水老家。光荣重新成为北京人之后妈也没了，他当着小工养家还得供弟弟上学。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光荣在为人处事上是油了滑了，这是迫不得已的，比起社会上那些个体户，他童叟无欺奉公守法打着灯笼难找这样的。不成，小玥不能这么坑人家。

“爸，我给小真补课是不是付出了劳动？”小玥好像早有准备，“您先别火儿。”

“是劳动，亏你要人家那么多。”

“那我要多少？”

“我和你妈一节晚自习才多少钱？三块，每班的学生都五十多。”

小玥咯咯地笑：“这叫什么帐，给一个人讲课跟给五十百五千人讲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付出同样的时间劳动和心血，”她舔舔下唇看着他，“既然您觉得三块钱才合适干嘛天天回家叨咕不公平不合理知识贬值脑体倒挂的全是牢骚？”

“小玥，别气你爸爸了行不，”老于坐在沙发上闭眼摇头摆手，“牢骚我们是常发，可干起事情来我们无怨无悔，凭的是一颗良心。”

“你妈说得对，我们是常发牢骚，但我们心甘情愿不黑心。”老何这话发自肺腑凛凛然浩气长存。

“你们义无返顾太好啦，那就别发牢骚哇。”

“牢骚还要发，工作事业照样干，还是那句话，良心，良心，良心。”

“干呗，发呗，干着发着发着干着再让您来回永世不得翻身就好了。”

“呸！”

“小玥！……”

这样的唇枪舌战早是家常便饭。最初小玥总是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寸土不让地跟老爷子剑拔弩张，

因为爸有血压高妈那枯瘦的身子越缩越小简直成了个老太婆，她也就不再跟他们直面惨淡面红耳赤了，何必呢，每礼拜半天的政治学习已经够她饱的了。娓娓道来，各持己见干嘛不能和颜悦色呢。

“妈，您怎么也越来越糊涂？我还不是为你们好。一心干社会主义的人忧国忧民抱怨这儿牢骚那儿，不定什么时候就惹老子；看人家雇着多少工有着多少资产的人觉悟多高，一句牢骚不发，一门心思致富，报纸广播电视你们又不是没听没看，人家那才叫真有觉悟，全是改革开放好四项基本原则好社会主义好，你们比人家那觉悟差远了。”

“你闭嘴，你闭上！”

“小玥，你这不是成心气我们？”

老何气得手直颤，老于缩在沙发内捶腿。搅不清，他们常常感叹双双不是成功的教育者，甭怪多少学生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信，连自己的女儿都说不服辩不过，教育起那么多背景不同思维活跃的孩子来，确实力不从心了。

小玥真把嘴闭上了。没辙。她爱爸妈也深知爸妈疼她可就是什么事也闹不到一块儿去。哪还谈得下去，老头儿老太太一天到晚腰酸腿疼精疲力竭不计报酬不讲代价鞠躬尽瘁地无私奉献，那就别指望世相痛斥腐败感叹人生忿忿不公啦，这不才是傻冒儿呐。瞅人家那些款哥款姐这个董事那个经理的，一口一个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定了，人家半句牢骚也没有既不指点江山更不激扬文字，名正言顺轰轰烈烈堂堂皇皇之地发到上百万上千万，爸妈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转不开这盘磨？其实，她也没想转变爸妈的脑筋，死也变不了。只是你们要干就别回来发牢骚，什么物价啦治安啦分房啦特权啦职称啦——任劳任怨才真正有觉悟，不然不找着犯错误？

她更可怜妈。爸当右派那是五七年，一场运动折进去一拨人，几百万，倒霉的不是爸一个。妈受挤对那叫窝囊，就在八八年中学老师第一次评职称。那是暑假过后开学第二天，康校长把一个啤酒厂经理的儿子领到妈那高一（2）班教室门口指了指那学生，又把妈请到一边说：“于老师，这关系户咱可得收，他爸答应了，教师节每位教师发一箱啤酒，人家等于赞助了一万多。”妈问那孩子多少分，康校长说二百五，妈皱眉，二百五十分的学生她收不了。这些年一些款爷经理们倒是凭着赞助塞进自己的子女上了这所区重点，可分数不能低于四百五，这是康校长自己规定的。如今把差着二百分的学生插进来，拉下全班升学率找谁去？妈没答应，说高一（2）班五十六个学生实在一个也塞不进去了。

康校长窝着一大口气把那个学生又领到（1）班去。这位二百五倒是踏实了一个礼拜，等到教师节每位老师抱回家一箱过期听装啤酒之后就祸腾开了。往学校里带猫，牵狗，还给仨女生送戒指约去卡拉ok。（1）班班主任文老师苦不堪言：“于老师你把这包袱甩给我，五十多同学跟着倒霉，我没本事实带不下去了。”“责任在康校长，是他带头破坏制度的。”

这话三传两传当天下午康校长就知道了。

妈麻烦了。评职称的时候被人家找借口给否了。

这事窝囊不？误了两年妈才评上高级。妈还干得倍儿欢，不理解，她理解爸妈怎么想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屋子里静静地半天没声儿，老何最先打破了这难耐的沉寂：“小玥听爸的，我找你光荣哥去打圆场，就说你刚才是在开玩笑。”

“开玩笑？按劳取酬是开玩笑？我瞅您这话才是开玩笑。”

“这事由不得你，我就找光荣去。”老何呼地一声站起来。

“您去，您只要去了我就撤，小玥的英语一次甭想让我补。”

“你说的？”

她点头。

“唉——！”老何咕咚一声又泄在沙发上，“全坏喽全坏喽全坏喽……”

小玥没敢马上揭根子，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谁全坏了哪全坏了？这不又在发牢骚说怪话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找着犯错误？永远跟不上形势顽固得不能再顽固。

3

小玥刚给小真补了三次外语，这事靴子就知道了。令靴子惊喜的是小玥跟他照面竟然没闪身没扭脸，多少年没有这样过。

自打搬到这院来，靴子就被小玥迷上了。参加过舞蹈班的小玥是怎么长的，修长的腿修长的腰修长的眼修长的眉，细啍摸她像公园里的一座雕塑，美得出奇而又令人亲近不得。也邪了，一般人那外八字一撇一撇多寒碜，可这毛病安在小玥身上却变成一种勾魂儿的美，两只脚尖微微有些向外撇，走起路来挺胸立腰活脱一只小天鹅。万也想不到搬到这院正巧跟小玥还转到一个学校一个班，全在六（2）。刚开始他人模狗样还真坐住了几天，可是四

则运算他全不会便露了馅。折腾呗，上课打匪哨；装傻充愣逗同学笑；拿弹弓子往前绷；把蝥蝥儿带到位子嘟嘟叫——哗众取宠。老师来来去去给他调位子，到哪儿人家都捂鼻子。头年偷了人家一双高靛鹿皮鞋，无冬历夏都穿着。那叫臭。小玥和同学三天两头找班主任诉苦：“喂哪儿受得了，您要在他旁边坐一节，保证熏得晕过去不成。”班主任急的是纪律哪还顾得上靴子臭，几次把他妈请到学校来。老太太一点儿不护犊子：“怎么严您怎么管，我说一句他跟牲口似的有八句等着呐。”配合没用，靴子就是一折腾。

其实靴子打心眼里不想折腾。要是学习跟得上，他也要争先进做好事当标兵。小玥是三好当然她喜欢佩服的是比她还棒的三好生。麻烦的是自个儿一好也不好，大靴子一穿上体育都跑不快——迫不得已折腾。闹一天翻地覆不过是引起异性注意不要忽视了他的存在，这种表现极为正常完全符合少年心理学。看看小玥无动于衷，他上学下学跟在小玥后边唱“一条大河”，后来竟写了封我爱你的信塞到人家位子里。小玥看后哭哭啼啼把信交给老师，班主任这回可逮着重磅炸弹回击靴子：天下奇闻独一无二，六年级的孩子要流氓写情书，成，非把你送到工读去。这招杀手锏还真灵，他怕进工读一下闷回去。

没想到半个月后上手工课，老师正讲着如何利用啤酒罐做猴脸，靴子用剪子咔叭咔叭剪开了指甲，手工老师制止几次他反而脱下靴子又剪开了脚趾甲，老师再也忍不住：“刘胜利你成心是怎么着？同学干嘛管你叫靴子？臭，在国外早对你罚款了，污染空气污染环境。”轰……全班同学前仰后合从没这么酣畅淋漓过。谁也没有注意到，靴子那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又由黄变绿了。多少老师再批再骂也没这么挖苦过，完了，这回他在班里臭不可闻栽得不能再栽了。他挺着桌沿正运气，手工老师得寸进尺走到跟前把脱下的那只靴子哐地踢到后墙：“既然你不穿上，那就让它上一边散味儿去。”

这口气还能咽得下！豁，你不让我好死我也不让你好活着。他突然呜呜大哭冲到后面拣起靴子冲着李大胖子一拽——嘭，哗啦啦……那只靴子从老师耳边擦过打着转儿地向前方飞去刹那之间半块玻璃黑板粉碎落地了。全蒙，漫说是同学跟靴子，连李大胖子都缩着脖子不知所措。这瞬间的惊险不亚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他懵着被送到工读，又懵着跑回来拣了破烂儿眼巴巴看小玥上了初中高中和大学，自个儿后来兴旺发达成了大款可见着小玥还懵着。谁知怎么回

事，小玥更像天鹅更像雕塑神圣不可侵犯，只要一见她自个儿就蒙了。

这回的事也巧了。很少光顾前院的小玥隔三差五就到光荣家，而且几次在门道正好都跟他碰上了。只是垂下眼皮并没像过去那样横眉冷对的，有变化。后来通过小真知道她是被光荣请来的家庭教师，他冥思苦想几天终于也摸到光荣家。

“光荣哥，小玥好像经常来？”

“一礼拜三回，给小真补外语。”光荣看不上靴子，可在买卖处世上又常帮他。孤儿寡母的不容易。可是今天靴子来他心里别扭，还贼着人家小玥呐，你再款大也瞎掰。该上哪儿凉快上哪儿凉快去，小玥来是给小真补外语，传道授业解惑，事关重大，你靴子别在这个时候瞎搅和。

“小玥的外语是地道，在嘚班时就嗝哩嘟噜说得最溜。”

瞎话溜丢，光荣平常不好意思今天却有点儿憋不住：“你不跟她的小学同学？那时候你们就有外语了？”

“噢——对对对糊涂了，我在院门口听说过，她暑假当导游不还往家领过老外，骨茭白说的那叫溜。”

“唉，什么骨茭白骨茭黑的，这玩意儿对你我都没用。”

“哟，光荣哥，您不一直敲打我要学知识学文化，今儿这话可不像您嘴里出来的。”

正挠挠的光荣一下噎住了。是这么回事。多少年来他一直嘱咐靴子不能无头懵似的尽往钱眼里扎，趁着年轻可得看书看报的多学学，什么事要看得远，不然拉家带口的那就更晚了。可是今天心里膈应靴子顺口就撩出“都没用”，可不——不像他的话。他愣了会儿咽口唾沫赶紧往回遮：“我不是说知识没用文化没用，只是这外语离咱们远了点儿。”

“您打住您打住，光荣哥，外语对我用处大啦，英语那骨茭白、扑利兹、好阿油我常用，别看嘚那旅馆小，现在也来外国人，我这当头儿的不会外语还成？”

光荣拧着脖子看他，小玥刚来四、五回，怎么靴子也跟外语粘上了？添堵。

“嘿，瞅您那眼神儿，蒙您我是这个，”靴子伸出仨手指头冲下，“光英语还不够使，我还会哈拉朔跟杀鸡切丝呐。”

这是真的。靴子承包的向阳旅馆倒用不着英语，近来东欧俄罗斯倒爷还真来过两回。他们还跟靴子打听行情问生意，靴子学了几句达斯维达尼亚什么的俄罗斯语。

“我说靴子，到底干嘛你明说，咱别兜圈子了行不行？”

“光荣哥，您跟小玥说说，也让她帮我补补外语。”

嗯？光荣两只眼睛都直了，靴子起什么腻，他冒出来补的哪门子外语？

“唉呀靴子，这两天小真刚踏实下来，你光荣哥也老是气儿不顺，你又包旅馆又开小铺哪有工夫学外语？”

“静红嫂，您这话更让我懵，我学外语这不是好事吗？”

“唉。”

静红搓搓手上的面疙瘩把眼睛顺下来。好事？烧的。这时候靴子插一杠子不是更勾光荣的火儿？光荣这阵子可把她祸害得口干舌燥。没我的时候那苦那曳是什么心气，现在挣下够吃一辈子的钱光荣挠攘开了。挠攘你外头挠攘去，他摔盆摔碗摔家伙。搞饮食雇一个人多难？派出所办暂住证防疫站办健康证饮食公司办培训证办事处办用工卡，先不说要交多少钱，谁搭得起这工夫？可光荣动不动就吡打这个嘿哟那个，你当你是解放前的资本家？谁知他是怎么想的。最让人生气的是春节前那个叫建国的伙计回老家，腊月二十八上火车站去买票，谁想三天没把车票买回来。光荣跟她那份儿急，工钱衣物都在和乐擗着不会是偷偷溜跑了。难道出了车祸？整整急了三天想不到大年初一早上建国回来了。光荣急得直跺脚，气哼哼问他哪去了。建国吭吭哧哧不敢说。光荣说你不老实我把你送到联防派出所。建国又吭哧半天才告诉他：“我刚从哈（那）里头处（出）来。”她跟光荣大吃一惊，票没买成敢情他让联防的逮走啦。

原来，建国那天上火车站去买票，出门见汽车站人多就到马路对过推了一辆没锁的破自行车打着骑骑再送回来。他鬼鬼祟祟嘎悠着这辆破车刚到十字路口正好头上的红灯亮起来。他捏闸闸没有，索性紧登几下冲过去。谁料身后几个人一块喊：“站住，截住他。”他哪儿停得住，再快骑后边那喊声更大了：“抓住他，别让他跑喽！”他毛了，把一打晃儿车倒了，他爬起来惊慌失措往前跑。麻烦了，其实他不跑什么事情也没有，当时后边追前边堵他一下被擒在地上了。那帮管交通的本是各单位出来的闲散人员，这回逮一仓皇逃窜的主儿立马把他押到警察亭子附近的联防办公室。建国哪儿见过这阵阵，进门先给人跪下了。人联防的不打不骂连他姓氏名谁都不问，一当头儿的和颜悦色看着他：“哪来的？”“河北安新。”“哪偷的车？”“红四（市）口。”“偷过几回

啦？”他说偷过三回都是骑完又扔到马路边上了。“上北京干嘛呢？”“在饭馆尼（里）帮忙呢。”“那正好，你先上哪联防帮帮忙。”

人家联防的春节之前正好分鸡分带鱼，他把几百只鸡几千斤带鱼砸冰裂坨开膛破肚洗涮干净分段包装按份过秤，从腊月二十八被捕一直干到三十晚上，没受罪没挨骂，天天的饭食比和乐那包子还花哨，都是人联防给买的。初一早晨那值班的俩人还送他四个苹果：“走人，以后再小偷小摸就没这么便宜了。”

心里那个乐。本以为偷三回车不得判几年，没想到人家没动他一指头，好吃好喝一直跟他和和气气的。光荣听着烟抽得一口接着一口：“没问你叫什么？”“唔（没）有。”“没问你在哪个饭馆当伙计？”“人家就让我干活，别的什么都唔（没）问。”

“你他妈混蛋！”——咻，光荣拿起只玻璃杯冲他脚下猛一摔——他自个儿惹了大姜子。那飞溅的玻璃碎碴儿有一块崩到建国眼睛里，建国“哎哟”一声把眼睛捂上了。血，顺着手指缝那血眼儿流下来。顿时光荣静红都呆了，是光荣过来叫急救车上同仁挂急诊。好悬，建国的白眼球扎破了差三毫米就划着了瞳仁！

——这个年还怎么过？

亏了建国那孩子实落，戴着眼罩还说“白不怎么的”。光荣吓得掖人五百建国不要，说掌柜的只要还留他干就心满意足了，本来就是他捅的姜子他惹的祸。静红心里那叫别扭，跟了光荣这么多年，别说骂人摔碗了，嘴里从来不带一个脏字。今几个这是怎么了？建国偷车被抓是气人，可你至于那么大肝火？人家联防的都说服教育不打不骂，谁该受你这又砸又摔的。多少年来他们没红过脸，那回她跟他吵了个热闹的。想不到一天天他肝火更盛，谁知他这是怎么了？

这不，小真不闹了他也稍微踏实了几天，靴子你又来裹什么乱？从来也没听说你还要学外语呀。

靴子一见光荣静红这神气，右手一抠腮帮子：“你们是怕我搅了小真对不？我不在这儿学，我也请家庭教师，把小玥请到咱家去。”

光荣两口子都愣了，把小玥请到他家去，谁不知小玥最恨靴子，这不异想天开吗？

靴子猛嘬几口烟又长长地把浓浓的烟雾吁出来，不知哪儿来的这股子鬼使神差，想试试。他之所以决心一试，就因为这两回在门道邂逅小玥那眼神儿变了。那是谁说的来着，爱情的微妙只有那心心相印的男女能察觉。这回靴子察觉了，虽然绝不心心相印。

令光荣吃惊静红惊诧连靴子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是，小玥竟然答应了，不可思议。

那是第二个礼拜五小玥给小真补课刚要走，靴子一腿迈进来：“光荣哥静红嫂，嘻嘻……小玥，哦不是何老师……”

一屋子人接不上话，小玥也他半天展展两条修长的眉毛说：“干嘛啊？”

“我也想找你……补英语。”

小玥把展开的眉毛又蹙起来，视线缓缓地在他头上往下游移，靴子情不自禁往后缩脚，不臭了，他现在穿的是两千块钱一双的鸵鸟皮鞋。

“你找我补外语？”小玥又觉得可笑，靴子人五人六不傻了，还有病呐是怎么着。

“是噻……”他挠脑袋，“喏那旅馆尽来老外，我不是经理嘛……”他强调自己是头儿，唯恐小玥不知道。

“尽去老外，几星的？”小玥听说他那二十间客房的旅馆不过是一煤铺改成的客栈，好玩儿，靴子涮人她也跟他开涮。

“喏那儿倒谈不上星儿不星儿，不过真去老外不蒙你。”

“我说靴子，人家小玥工夫多紧，再说你又干旅馆又开买卖，都忙都累，要我说这事儿先缓缓儿，嗯？”光荣插进来解围，小玥一蹙他闹崩了闹蹭了都不好，靴子那脾气狗吠，磕头碰脑小玥还怎么给小真补课来。

“你真需要我给你补外语？”想不到，小玥一歪脑袋挺耐心。

“啊，真的。”靴子俩眼立马儿亮起来，有缓儿。

“也跟小真一样，每个礼拜补三天？”

“成啊，只要有工夫，补的越多不越好吗？”

“教你这样连ABC都不认识的可难可费事。”

“老师费心我多点T(钱)呀。”靴子眉飞色舞了。

“一课时一百，一礼拜六百。”

“成，小菜儿！”靴子乐得一把拽住了头发，“一言为定了啊。”

光荣静红都傻了：疯了，小玥疯了靴子疯了，现在这人都疯了是怎么的？

4

光荣静红想不通，光宗却不这么看。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价值观念计酬意识就得变。可不是嘛，人小玥寒暑假上旅行社当导游，吃了喝了玩了逛了还得闹几千。即便是上外边讲课，只要您讲得好，汽车接送不说，半

天哪儿不得给一百。跟靴子要的不多，靴子长了知识小玥也跟着活泛这叫共同富裕——两便。

光宗至今还跟着光荣。哥哥嫂子都好，自己之所以有今天亏了嫂子和哥哥。为报答哥哥嫂子他发奋考上了第四医学院，谁想毕业方案下来他傻了，分到化工技校当了校医。人家那有关系的全上了协和、友谊、阜外、北大；差点儿的上居民医院混两年也能当上主治医师。最不济的当然是上中学上技校，先不说挣钱多少待遇如何——使不上劲儿。校医的主要业务还不是给学生上二百二，一天到晚跟总务的后勤的搞卫生恭候上级领导查卫生，连第一线的教师都让人瞧不起，更别提他这后勤了。每次跟同学聚会都窝一肚子气。那些分在大医院的同学最实惠，现在连做一阑尾手术都得递红包，你不要人家千方百计打听住址送到你家去。用周胖子那话说，甭听广播报纸上说的这措施那规定还有举报查处什么的，全瞎扯。喏那儿全是明的，操刀的主治的麻醉的不提，连小护士那脾气都大着呐。只要推病人的车底下不搁两箱健力宝，她先在手术室外边甩喇子：这是谁介绍来的病人呐，啊？周胖子这帮干着火的还不知足，人家那话也不无道理，手术十二个小时做到夜里两点国家就给补助四个鸡蛋，公平吗合理吗？拿手术刀岂止不如剃头刀的，宰只鸡也不只就值这俩钱。多少红包我们都接，患者觉悟过来医生的价值高到什么程度人家献上一片真情咱能不领吗？

分到居民医院的同学接不着红包但烟酒不急挂历不急，多开点儿药开张假条这些玩意儿就全齐了。

聚会一回受一回刺激。回来跟光荣念叨哥哥比他有觉悟，说咱不贪不沾只当没有没听见，哥哥我这儿有上百万，我的就是你的，咱比他们趁活得还踏实。

他只能摇头苦笑。哥哥绝没跟他玩虚的，他窝囊在干后勤查卫生，窝囊在不碰手术刀指头都僵了都木了，窝囊在四年大学白上他年轻轻的使不上劲儿。活得比人家还踏实？再踏实他就要炸了。

这次谈起靴子学外语，他觉得小玥不过分没坑人，知识文化也得商品化，不进入市场科技文化谈何生产力与价值？

“小玥也太敢开牙了，再怎么着也不能那么黑靴子。”虽然光荣不愿靴子搀和进来学外语，可小玥要这价码也太有点那个了。

“谁黑谁，小玥这价儿我看还水呐。”光宗绝不这么看。

“街里街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静红也对小玥

这一礼拜六百接受不了，“你没听小真说，他们班主任于一个月的工资才二百多？”

“这就是分配不公啊，”光宗一谈这个就来情绪，“名歌星出场费就一万二，更甭提他们那磁带赚多少，作词作曲的怎么着，听说一首歌不是十五了，长到一百二。”

“可人是歌唱家，艺术家，现在不是时兴吗？”静红也知道点儿，听说一演伟大领袖的出场费也要一万二，这些星们是够敢开牙的。

“艺术家歌星就那么值钱，文学家作曲家就是臭狗屎，机制有病，《祝你生日快乐》唱了一百年至今在全世界还有版权呐。”

光荣静红不好言语，谈论起这些事来他们没有光宗知道的多。

“事情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磁带歌星进入了市场，作词的作曲的挤都挤不进去，文化知识就是贬值，你说这心理能平衡？”

下边的话甭再继续，光宗认为小玥跟靴子要好要得对这才能体现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分量知识的价值。

光荣想想也是的，连靴子自己都心甘情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跟静红这不咸吃萝卜淡操心？喊！

近来还有一件膈应事。光宗晚上回来就往四爷屋里去，名为看鸟实则跟老丫头腻糊在一块儿。按说老丫头人好长得也挺稀罕人，可大姑娘家家的不在外边做事因在家里跟她爸玩鸟儿。光宗可是个大学毕业的外科大夫，高不成咱也别低就。四爷解放前走街串巷是打鼓儿的，解放后掏过粪扫过街，现如今弄老丫头在家里鼓捣鸟儿玩，再怎么着也不能找这人家啊。多膈应，谁知光宗他怎么想的？

真为光宗上心，又怕何家看不起，其实光宗小玥这是多好的一对。真可能他愿意拍出五十万成全兄弟的好事。

多少次往这上引，光宗不卑不亢有自己的理儿：“我配得上小玥，其实我继根儿就喜欢小玥。”光宗心里清楚，般配喜欢兴趣爱好品位修养这些东西固然重要。但在商品社会的大氛围中他没能力创造出与之适应的小环境。

“那就挑明了，咱有钱，她要房要钱我都给。”

“哥你真是的，一她不是那种人，二这辈子我要靠自己。”

“你们俩都是大学毕业，一个大夫一个老师，郎才女貌漂在一块儿搞事业。”虽然光荣自己在何家面前有点儿缩缩叽叽了，可光宗完全能跟他家人平起平坐。

“现在女人买件最便宜的衬衫都一百多，我这查卫生的伺候得起人家小玥穿衣裳？”

“有我呐。”

“我不要我不要，哥你待我好我知道可我靠的是自个儿。”光宗又急了。跟哥差着二十来岁，感情虽好可思辨观念上像隔了朝代。校医算什么大夫？文凭眼下也过时了。连中学教师都搞不上对象，如今哪位姑娘愿意找他这后勤的？他们一帮同学早就取得了共识，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罗曼蒂克窃窃私语缠绵悱恻，更主要的是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灶煤笼炭火还有那最时髦的点T跟最实际的睡觉。先甭说点T，房子先没有，至今他跟小真住一屋跟小玥结婚他们上哪去睡觉？光荣绝对会给他买单元买家具心甘情愿欢天喜地，可他自己长大成人是条汉子，哥哥的血汗钱他绝对地不要。

一次意外，老丫头闯入了他的视野。

老丫头比他小六岁，小时候都对她没什么印象，有印象也是一团圪个儿：圆头圆眼圆脸冬天穿那毛窝也圆圆的像俩搁酱豆腐的小簪子，圈圪个儿，老丫头整一圪个儿。有了老丫头那年月北京就不兴背粪桶了，四爷扫街回来就剩下长吁短叹，脏的累的穷的。唯独老丫头有时候能让他露出笑脸：“就瞅着咱老丫头熨贴，窝头咸菜越揣越胖，宋美龄还他妈每天用牛奶洗澡，咱老丫头都没尝过什么味儿，肉皮儿比宋美龄白一百倍！”还真是，老丫头胖胖乎乎白里透粉粉里透白，比她四个姐姐全白嫩。而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四丫头又黄又瘦蔫不塌秧整个四棵没发起来的豆芽菜。

老丫头就是一小圆球，光宗没注意小圆球怎么滚打到这么大，都穷都忙都乱，他从没顾得上多瞅一眼老丫头。

他和哥本来只住着临街的两间筒子房，前几年开和乐前推后展变成两间大筒子。俩大筒子一隔都派上了用场，一灶间一餐厅开和乐，哥嫂一间他跟小真一间凑和着。家家圈地时下哪还有院子，四爷光给鸟儿就又盖出四间房，没院子了，进大门全是小胡同。

四爷养鸟儿他烦，学医的，这鸟毛鸟粪多脏多味儿。最近国外的研究资料还证明鸽子毛屑形成飞屑吸入人体致癌，腻味。尽管自己这间屋跟老丫头那小房间距不足四尺，从不瞅那边，唧唧喳喳眼花缭乱的闹心得慌。事情也凑巧，那天下午政治学习他溜回来，趁小真没放学赶紧躺下眯一觉，突然一只小黄鸟从敞开的窗户飞进来——

“光宗哥，关窗户！”只听外边一声喊，老丫头嘭一撞门已经进屋了。她回手摘钩把窗户关上，冲

迷迷糊糊的他大声嚷：“帮我逮，抓住它！”

鸟进人进自己关窗，他睁开两眼拧起眉毛运气，老丫头你怎么这样？你当这是你们家那鸟舍呐，有你这么鲁的这么肆无忌惮的吗？

“光宗哥你还愣着！”谁想老丫头这时已经上了沙发，又甩掉拖鞋上了写字台。

那只小黄鸟也怪，它没扑棱扑棱乱飞，而是好奇地从写字台飞到墙上的镜框，左看看右瞧瞧，又一跳跳到衣架上，从这个挂钩蹦到那个挂钩，轻轻啄两下光宗的太阳帽，又环视全屋上到电视上。

“光宗哥，捧住它！”老丫头全神贯注，根本没在意没想到他皱起了眉头。

他四仰巴叉又不动不行了。那小黄鸟的神态也着实逗人，两只眼睛是蓝的，一闪一闪好奇稚气好像跟你闹着玩。还真紧张，小黄鸟不怕人沉稳得不能再沉稳，他刚走近刚缩脖刚伸手小黄鸟倏地一下跳开了。老丫头在这边堵，他在那边截，堵来截去两人换了位置还是逮不着。它从容不迫不急不慌跳来跳去，毛绒绒的一团线球般跟人逗闷子。

谁知逮了多半天，俩人挖着双臂蹑手蹑脚。老丫头上沙发下桌子踩凳子又上床，多少次上下就是逮不着。他灵机一动摘下衣架上的太阳帽，对，这是逮它的好家伙儿。他扬手几次小黄鸟又跳开，老丫头才发现他手里已经抄起了家伙儿：“光宗哥，慢，慢点儿。”

他知道，要胡抡胡抽小黄鸟早下来了。眼看小鸟又落到电视上，他轻轻移近踮起脚尖缩回脖子扬起右手——呼，一下将它扣住了：“逮住啦。”他惊喜地大叫。

老丫头赶紧拥上来，咦，里边怎么没动静，她轻轻撩开帽子傻了眼，小黄鸟微微喘息半睁着眼，躺在电视上没动没叫，嘴里流出血来把颌下的绒毛咽红了。

老丫头轻轻把那只太阳帽拿到眼前，用手一捋它的后沿，两片塑料扣条硬硬棒棒的，这东西怎么能扣鸟儿哇？

“全怨你全赖你就是你！”她猛一挥手把帽子拽到地上两串泪珠子噼叭噼叭落下来。

“小丽……”

老丫头伸手轻轻去捧小黄鸟：“你哪儿疼？说说呐……”

小黄鸟慢慢闭上眼，一动不动一声没吭面糊了。

他惊着拍着脑瓜子嗡嗡撞着响，一点儿没使劲儿，就是稍微“突然”了，不突然怎能将小黄鸟扣住呢？多可爱的一个小绒团，他真恨自己干嘛那么突

然，小黄鸟死在突然上。

不敢看小黄鸟，他低下头，呀！老丫头甩掉拖鞋竟然再没穿，刚才满屋跑满世界上上下下一直光着脚，那双脚——白得嫩得让他看得清一条条青的紫的红的小血管，天！他赶紧又把脑袋抬起来。

“小丽……真对不起，我不是成心真没使劲儿我没想到……没理会帽子后头那塑料条还挺硬呐……”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使劲在帽子上碾了两脚。

“呜呜呜……呜呜呜……”谁想老丫头不经劝，一劝抽搭得更厉害。她咧着鲜鲜的小嘴轻轻把小鸟放到书桌上，伏着桌沿哭开了。

“多少钱，我赔你，啊？”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老丫头跟她爸玩鸟是为了卖，这小黄鸟值钱呐。

“谁要你的钱……呜呜，这鸟儿才两块钱，”她满脸泪痕又看看小鸟儿，“它不值钱，可它死得惨，呜呜……”

真伤心，就是因为可怜。她一抽一抽地呜咽，震他的心，一颤一颤。

“小丽，我……”他俯下身来哄他，眼睛突然又被什么攫住了。浑圆白皙的后脖颈，是一层又黑又软的小绒毛，天呐，眼前还是那个老丫头小圆球吗？鲜活的女人那叫丰腴那叫细腻那叫青春。

“小丽……”他收回手来轻轻叫，突然觉得自己很猥琐。学外科的什么都懂什么都见什么都摸，可此时两只眼睛竟然那么贪婪地盯着老丫头后脖颈上的小绒毛，简直让他晕令他醉却又——自己觉得自己挺龌龊。

“老丫头，老丫头哪儿去啦？”

四爷外边一嗓子把他惊醒了。他慌乱地移步开窗户：“四爷……鸟儿跑到咱家，小丽在这儿呐。”

四爷打着饱嗝过来了，两手摩挲着眼角的眵目糊看看小丽，再瞅瞅桌上那只小黄鸟全明白了：“唉，至于嘛，瞧把人光宗都吓闷了，”他伸手胡噜老丫头那脑袋，“起来呗吨老丫头，得——咪。”那“得”字拐着弯儿地哼出来，说不尽的疼跟爱。

瞬时光宗把两手紧紧扣在一块儿——顿生醋妒，当然，这是事后分析自己当时的爱心才发现并认同的。

老丫头倒不拧，扬头捧起小鸟儿慢慢儿起来转身一步一步慢慢儿抽搭着出去了。光宗的心也跟着抽。老丫头的伤心悲痛真投入，要不胸脯上两个直凸凸冲前撅着的大久保也跳跼得那么有劲儿那么厉害？

鲜活丰腴的老丫头，她不青春谁青春？哪个女人的脖子那么浑圆长着那么柔密的小绒毛，哪个女

人有老丫头那么俩结实坚挺的大久保跳起来突突的腾腾的？

那天晚上他忌妒开了四爷，还把植物生物动物全搅和到一块儿了。一宿没合眼，眼前是一幅画，还应是毕加索笔下的——

画布好白，光洁莹润。上面纵横交织着蓝色的紫色的溪流，还有一头团团卷毛的小黑羊羔在吃草，小羊左右是两座峰峦一般的大久保，在地质学上分类属于青年山，突突跳跃着往上长。

这就是老丫头，他喜欢毕加索需要老丫头，他翻来覆去问自己，这幅动人心魄的风景过去怎么就从没发现不知道？

真是应了哪位哲人其实是俗人的话：爱情是迷爱情是梦爱情是稀里糊涂是莫名其妙。

真的进入了老丫头的鸟屋，他惊异地发现不光有爱，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大有可为，鸟屋虽小但天地广阔这里阳光明媚他发现了一扇开启的门，里边可是亮堂堂的。

哥哥对他这阵儿老奔老丫头那儿扎不理解，不过暂时他不想跟哥说，哥理解不了就先搁置，心里搁置着一个秘密他快乐。

5

靴子没上过中学，现学ABC能不是罪孽？本来越到晚上他越忙，这是旅馆的特点，现在二、四、六都在小玥面前老老实实学英语，那叫累。常常，学不到九点的规定时间旅馆的丫头片子们就找到家来：刘经理您快去，又有敌情啦。

靴子告假小玥更高兴，钱反正不能少给，越早下课当然越好。

不过从来不屑多瞅靴子一眼的小玥确实注意靴子了，只是注意。一来靴子真承包了旅馆真当了经理，当初他满院嚷嚷还以为是吹呐；二来他还挺主事儿，要不那服务员们一口一“刘经理”的叫得又自然又亲切；其三最让小玥解不开扣的是旅馆老出什么敌情，而且这敌情跟真的似的还好神秘，靴子也变得神秘了，小玥怎能不注意。

一天晚上靴子被服务员叫走她出门进了四爷屋，问四爷靴子那敌情是怎么回事。四爷抠抠眼屎看看她又瞅瞅老丫头，也学着年轻人用牙“咬”上一支万宝路嘿嘿两声：“乱世英雄起四方，你们姑娘家家的甭打听。”玩一深沉，不告诉。

她拽老丫头上里屋说了半天悄悄话儿，出门又进了光荣屋。光荣光宗小真正看《综艺大观》，见她

进屋赶紧给她腾地儿。她笑着摆手说这就走，光荣拚过一个苹果来：“你坐下，”他看看钟，“今几个靴子又提前了？”他知道，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

“光荣哥，”她接过苹果在就近的椅子上坐下了，“您瞧我给小真也补课，绝没对付凑和提前过，靴子老这么着您和光宗哥可都看见了，是他走的可不是我成心坑他呐。”又给小真补课又给靴子补课，她得让街坊四邻都明白，要不自己成什么了？再宰靴子也不能这么黑。

“小玥，这话不像从你嘴里出来的。”光荣摇摇脑袋乜着她。

“不是，本来我爸我妈那儿就不依不饶，我是让大伙儿明白。”

“你瞧你瞧，越说这话越没水平了。”光荣比小玥才大两岁，从小俩人就在一块儿玩，现在更能慷慨激昂到一块儿，投脾气，对什么事不用磨合就能取得共识，说起话来极随便。

“唉呀，他当一破旅店的经理老跟敌情有什么关系？鬼鬼祟祟的吓人玩，你当是中央情报局的呐。”

光荣呵呵地笑，不再言声儿了。

“小玥，靴子忙不赖你，你有什么不踏实？人家那是维持社会治安呐。”光荣吭哧咬了口苹果，口气正儿八经却又有点儿发酸。

“他这样的渣子维持治安？那不越治越乱啦？”

“又错了不是，人家要学英语这不是进步？得用发展的眼光看靴子，靴子不但不是渣子，人还是治安模范呐。”

“光荣哥您也拿我开涮？”小玥削着半截儿苹果停下来，光荣这话也是损她呐。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那种人吗？”光荣一副黑脸膛，一乐露出口牙来倍儿白，“靴子真是治安模范，不信你上向阳旅馆看看去，大门里头挂着锦旗呐。”

小玥倒不好意思了，光荣哥是从没跟她开过玩笑。可靴子会成治安模范？新鲜。她问清那向阳旅馆的方位，跟他们说明天真的看看去，开眼嘛。

“小玥姨，我也去。”小真听着好玩，干脆他也跟着去看看去。

“成，明天一早咱俩一块儿肃然起敬去。”她出来了，心里竟然憋足一股劲儿。

第二天是礼拜，大中午的靴子又跟一伙计在他那小卖部进货售货的忙活上了。小玥带着小真上了大拐棒胡同靴子经营着的向阳旅馆。走近一看，向阳的二层小楼虽是简易的，可干干净净又朴素又雅气。他俩隔着玻璃就望见小小门厅内挂着一溜三面锦旗：治安标兵治安模范文明旅馆，绝不是伪造，

伪造的靴子也不敢堂堂正正挂在那儿。见这阵势小玥更懵，既然治安好就该挺安定，安定怎么能三天两头老有敌情呐。

她蹊蹊得不能再蹊蹊，等到礼拜二给靴子讲完两个钟头的ABC，她没跟往常一样抬屁股出门，而是用眼睛瞟靴子：“我说刘经理，你晚上那么忙责任有那么重大吗？”

靴子眼前一忽闪。每回晚巴晌儿这俩钟头又过瘾又罪孽。过瘾是终于能跟朝思暮想的小玥坐在一块儿来，从同学那会儿就闻到她身上有股特殊的香味儿，任何女人都没有的一种香味儿，这回他能近在咫尺地闻个够。受罪的是紧张不自在在身上发皱。越紧张越不自在越发皱越记不住那ABC拼到一块儿到底念什么。好难受，其实他不笨，只是从身上皱到脑瓜仁，皱着脑瓜子他怎么使劲也记不住。

每次，小玥就管他叫A，今儿个开口叫他刘经理，怎么回事？他一激灵。

“啊？你说什么？”

“我说你肩上那担子还挺重。”

“哦，是噻，社会上乱，旅馆这角落阴暗尽藏污纳垢。”

嗯？她情不自禁歪过头来像是看画。这话虽然半通不通可从靴子嘴里出来还真挺清新的，有意思。

“你们那儿还有阶级斗争是怎么着？”这“藏污纳垢”在轰轰烈烈那阵子挺时兴，小玥自然跟阶级斗争连上了。

“现在倒不谈什么阶级不阶级了，可有坏人，也有斗争。”

“那些女服务员几次叫你去旅馆说发现了敌情，就是来了坏人了？”

“啊……是呀……”他挠脑袋，吭吭哧哧不往下说了。

“什么坏人，哪有那么多坏人？”小玥兴致勃勃，突然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是有坏人，只不过……”

靴子跟四爷说过跟光荣说过跟光宗说过，露脸，本事，光荣。可这事没法跟小玥说，他喜欢小玥崇拜小玥，自己干的事业光明磊落立功受奖，可就是没法跟小玥说——

小学被送到工读跑回来捡了几年破烂儿，靴子求爷爷告奶奶四处托人他终于被区服务公司分配到向阳旅社当了个扫地的。捡破烂儿的当了旅馆服务员，靴子高兴得翘了几天蹦儿。每天，他把一身白工作服穿回家来气四爷：“你扫街就发俩套袖，风吹日晒爆土扬场，喂那儿仨月一身工作服，拾掇的是

楼道屋子不兴笤帚用墩布。”

四爷红着小眼予以回击：“扯你奶奶的臊！别说你用墩布了，你小子要丈八蛇矛青龙偃月也是扫地的。”

这爷儿俩净逗闷子，不急。

靴子刚去那会儿才十六岁。猛吃猛干猛长有把小力气。向阳上上下下——一共只有二十间客房，他昼夜值班不知道累。白天那女服务员一激他：还是刘胜利块儿足，干活儿顶仁壮劳力——斗志倍增，他浑身上下顿生出使不完的力气。那时候还不兴什么奖金，二十间客房外加楼道楼梯的扫地拖地擦桌子倒痰盂还有刷厕所的事情他全包了。每天干一大汗淋漓完事就和女服务员坐在一堆儿争上游敲三家。要多幸福有多幸福。一天早晨他打扫房间，从床底下扫出一又薄又长的塑料套，拿起来一吹还挺费劲儿，这长筒气球的口儿开得比充气的地界儿还要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吹起来，打扫完卫生捧着它又跟女服务员们幸福来。几个女的一劲儿埋怨他：“今儿可得罚你钻桌子，谁让你迟到这么半天。”

他这才从背后拿出那只吹成胡萝卜大小的气球来：“拣一长气球，吹丫挺的那叫费劲儿，才这么了点儿。”

女服务员们一个个瞅着都愣了，十几只眼睛越睁越大越瞪越圆突然月亮尖叫一声嘎嘎嘎地笑起来。其他那些老娘们儿小媳妇大闺女也叽叽嘎嘎跟着笑，这玩意儿竟让刘胜利同志用嘴吹起来，老天爷，今儿这快乐比争上游敲三家儿幸福一百倍。

靴子瞅把大伙儿逗乐了，快活得也跟着乐。老娘们儿小媳妇大闺女们幸福快乐自然他也快乐幸福呗。

不胫而走。这件事东传西传被服务公司的书记知道了。出于好奇当然主要还是深入基层，书记来到向阳一看靴子的表现再跟经理打听究竟，经理汇报刘胜利同志一个顶八个工作努力作风顽强吹那玩意儿只不过是有点儿缺心眼儿。书记一听当时就严肃批评了向阳经理：“要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全对那玩意儿门儿清我们的社会不就成了美国了？心灵美很纯洁，这正表现了刘胜利同志又正派又单纯，当代青年急需的失掉的缺少的正是刘胜利的作风与品格，我看要树嘛。”

1985年底，靴子荣膺了向阳旅店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原因极简单：一个顶八个外加单纯纯洁心灵美——这样的青年哪儿找去？

是四十多的徐桂香把单纯的靴子给引到邪道儿上的。那老娘们儿什么都敢抡，气球事件过后没几天，晚上值夜班的时候她把靴子叫到跟前说：“整个

儿一傻×，还咬着拿嘴吹呢，你们家管那叫气球，上药房看看去，白给。我爷们儿一要就是四、五打。”

其实那天大伙儿一乐靴子就哑摸出怎么回事来了。十六、七的大小伙子哪能那么傻？当时他嘿嘿就是就坡下驴图个乐儿。不过，既然公司书记都说他单纯那他能不单纯吗？索性他继续努力单纯下去：“徐姐您别说啦，咱哪儿懂那是啥玩意儿。”

谁料徐姐抡着过瘾接茬儿给他往荤里抡：“傻×都高抬了你，你整个儿一傻×青年大傻×。”这女人就是嘴上荤，其实心直口快仗义执言打抱不平最讲至理连上边的头头都怵她。

“人怎么傻×了？”靴子低头，撒娇，跟他妈都没有过这腔调。就爱听徐姐抡，这么着夜班不困。

“这会儿夜深人静你贴门缝听听去，还不明白床板吱吱扭扭响什么，要不你嘴里能叼上那玩意儿。”

“可我……”他一脸单纯地看着徐姐。

“听去呀傻×。”

这一去还真在202号房间外听到了里边的动静。心惊肉跳。刺激得他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又干一大汗淋漓。

谁承想这玩意儿上瘾。吱吱扭扭吱吱扭扭让他手心脚心都刺痒，跟小时候听电影一个样。小时候他就爱看电影，什么《绝裂》啦《青松岭》的那叫来劲。虽然学生场才一角可就是没这一角钱买票。下了学他常在电影院太平门贴着门缝往里听，回来晚了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妈又在为这事跟他嚷：“挨刀的你又死哪去了？”“听电影来着。”“胡扯，没听说电影有听的！”“你不给钱买票人可不扒着门缝听呗……”靴子听电影，全院都知道这是他的一大喜好。现如今听吱吱扭扭比听电影过瘾得多，白天跟老娘们儿大闺女小媳妇打牌都减了精神，没劲。

第二年清明节之后向阳住进两位解放军，女中尉男上尉。靴子立马儿一激灵，长得还真帅，军装笔挺巍然正气真不愧是钢铁长城坚不可摧。钢铁长城干那事儿不？靴子琢磨的是这个。

靴子从小就崇拜国家领导人和解放军。之所以偷双靴子无冬历夏不下脚，就是看人解放军穿着大皮靴咔咔走道儿那叫精神。谈起领导人来他肃然起敬不许任何人随便攻击。捡破烂儿的时候就曾多次为领导人问题跟歪子争论过——

“人家首长大官从来不平啖痰不长眼屎不打饱嗝不放臭屁。”

“不对，我爷爷说的，屁是人生之气哪有不放之理，是人都得打嗝放屁。”歪子个头儿小一号虽然在靴子面前是碎催是催辈儿可他知道的不少张口就是他爷爷。

“胡扯，高级首长文明人家没嗝没屁老跟咱们似的的不噜不噜一串一串的放屁还怎么出国访问参加宴会？”

“不对，我爷说吃五谷杂粮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屁放得瞪瞪的身子骨儿才硬朗呐。”

“混蛋，那是因为咱吃窝头吃白薯大官尽吃鸡鸭鱼肉人家就是不放屁，你再呸一句？”他没歪子那样的爷爷所以说不出四、六句儿只能把一只黑兮兮的爪子扬起来，“小丫挺的我勺你。”歪子不再言语。

做了旅馆服务员他照样向往梦寐以求还是想当解放军。让班主任手工老师小玥他们看看，他是人他争气他也是人民军队钢铁长城了。只是没当成，那会儿参军报名的人太踊跃。

这回女中尉男上尉勾起他要多大多大的好奇心。这钢铁长城坚强后盾床板吱扭不？听听去。谁想一听他大吃一惊手指头都木了，照样吱扭，而且那声音持续的还长还响一宿没断一阵一阵竟然肆无忌惮轰轰烈烈的。

第二天早上天才朦朦亮靴子又蹑手蹑脚走到女中尉男上尉的房间门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想趁着晨曦的光亮从钥匙孔中看看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是不是还在干那事到底怎么个吱扭法，谁想双腿一屈刚一猫腰门猛一推砰地一声撞他一个大仰磕：“哎哟，妈爷子！……”

门把手正磕在他的眉骨上，整个闹一乌眼儿青。原来人家女中尉男上尉早在里边憋着他。男上尉一拎脖领子把他揪起来：“走，道德败坏下流无耻找你们领导去。”

委子大了。人这女中尉男上尉是沈阳军区六拐洞四洞拐部队新婚的两口子，到北京蜜月旅行不愿住军区招待所嫌受拘束又讲究艰苦朴素所以就住到向阳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蜜月新婚谁想碰到旅馆服务员这般道德败坏窸窸窣窣在门外听了一宿？向阳经理息事宁人一再道歉点头哈腰满脸赔笑并当着人家的面痛斥靴子，不成，女中尉男上尉义正辞严巍然正气坚持原则说这件事情绝非偶然绝不能掩盖肮脏与龌龊，最后闹到上边服务公司的书记都知道了。没办法，只能取消先进荣誉还给靴子记了一大过。

事后，公司书记喜欢他干活不惜力原来还挺单纯的，把他招到公司书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做思想工作：

“刘胜利同志，你怎么就不长点儿脑子？好人坏人你分不出来？哪有趴人解放军门口听房的，这不找着让人抓住吗？你要认准是坏人作风不好那抓住

他们还是好事，糊涂。不过你也别气馁，摔倒一次要勇敢地爬起来，不到二十，你那人生的道路还长呐。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将来还能当先进。你们向阳经理应该能够正确对待你，你放心有我呐。”

他垂头丧气回到向阳埋怨徐姐，没想到徐桂香扑地啐他一脸瓜子皮：“磕一乌眼青上我这儿撒气来，你小子照样傻，还是一傻×青年大傻×。”

徐姐敢抡敢骂心眼可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帮同志看孩子打毛衣托人情走后门全向阳没人不怕她不靠她不服她不宾她不敢她。最可人疼的是她敢骂经理敢骂书记概儿不论。靴子在她跟前儿服服贴贴唯唯诺诺五体投地俯首称臣。把脸上的瓜子皮摩挲下来他还耷拉着脑袋不走，徐姐又登他一脚把他踹在椅子上：“书记那老白毛跟你怎么说的？”

他一五一十把书记对他的批评教育老老实实说给徐姐，徐姐过来用手指头拧他那窄脑门儿：“你说你爸爸怎么×的你，这话多有琢磨头儿，琢磨透了你小子就不再是傻×青年大傻×。”

两个月后徐姐退休了，靴子不再挨骂晚上值班闷得慌一人总憋在屋里反躬自省咀嚼书记的批评琢磨徐桂香干嘛老管他叫傻×青年大傻×。突然一天晚上他一个鲤鱼打挺从硬板凳上跳起来，看着那面方方的整容镜颇有城府地点着里边的自个儿说：“靴子呀靴子，徐姐说你懂得多对，你不折不扣百分之百九百真是他妈一个傻×青年大傻×。”

打那儿一顿悟，他不但不再是傻×越干越火奖金有了着落先进又夺到手而且受到向阳职工上上下下的一致拥护与赞誉。

静下心来一想当初可不是傻×吗？

明摆着，好人坏人他挂像。向阳离繁华大街不远又挨着火车站，来来往往都是外地人。改革开放以来每天进出北京的客流有上百万，而上老河沿儿这一带来大多是永定门火车站下车的河北人河南人山西人陕西人，俚声噎调不是帮工的就是土倒儿爷。这些人到向阳住店价钱便宜交通方便服务水平低有时拿来假结婚证明他们也辨不出真假来。所以那些少数作风不好的男女到向阳吱扭两天没事儿过两三个月又投机取巧上这寻欢作乐来。靴子醒过闷儿来追悔莫及，几年来光顾了听声儿忘了维持秩序，不能老听着吱扭任其自由化的行为泛滥发展呐。坚持原则义不容辞立功赎罪大智大勇一往无前，书记不都说要真抓坏人那不还是好事呐，对，只要鉴别分辨出那吱扭不受法律保护坏事于他就变成好事了。

因为发现了贼人胆虚坏人挂像儿这条颠扑不破的判定定理，他初战告捷把一对用假结婚证到向阳

非法同居的平庸男女一举擒获。他连夜率领两个服务员将其双双押送派出所。所长一审这俩人果然战战兢兢交出各自都已成家这次利用一块儿出差的机会伪造证明确属非法同居寻欢作乐的。最最重要的是这俩铁路职工借工作之便一块儿到上海广州哈尔滨用这种手段已然苟且了多少次。拘留教育通知单位之后所长表扬了靴子：“干得好。现在一些坏人利用改革开放之机浑水摸鱼违法乱纪坑蒙拐骗乱伦奸淫杀人越货，你身为服务员敢于斗争警惕性高今后要严加防范再接再厉。”

靴子那叫亢奋那叫激动那叫大义凛然回肠荡气，回来虎视眈眈百般警惕严密查防争取再立新功坚决要把在生活上搞腐败自由化的人一一抓获。又打了三场这么漂亮的战役，联防知道了街道知道了地区知道了上边开会表彰授予他一面治安标兵的大绒锦旗。

连靴子自个儿都没想到，一屁股蹲屎上的好事还在后头。一天落晚儿向阳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卷毛男人和一个二十不到的年轻闺女。那男的东北口音女的却操着一口四川话。虽然也有夫妻证明但靴子已成老侦察员立刻进入一级戒备。当夜果然去门外偷听那女的轻轻呻吟苦苦哀求呜咽饮泣，死老虎没问题！靴子用钥匙突然拧开房门突然一步闯进突然把灯拽开，那卷毛原来是戴的假发这会儿光着没毛的脑袋一丝不挂正蹂躏那个哭哭啼啼的闺女呢。

“不许动！”靴子早准备了一把从白沟买来的乌黑锃亮的短柄火枪，见那秃子翻身下床要从枕头底下掏什么，他上去一脚正好踹在对方裆上，那小子“哦”地一捂肚子蹲下了。几位协同执行任务的女服务员一拥而上把秃子捆了又给那被蹂躏的闺女穿上衣服，靴子信手一摸枕下竟然掏出一把五四式双筒枪，嘿，这回逮一持枪的。

送到派出所一审竟是辽宁省追捕三年的拐卖妇女儿童持枪杀人罪恶累累的越狱通缉犯，一条大鱼让靴子给抓住了。

立一大功。靴子受奖提级不算，压根儿就青睞他的服务公司书记一直不待见向阳经理就劲儿换人把靴子推到领导岗位上。书记有胆识敢用人才排众议不拘一格任命靴子当了经理。干部四化靴子三条都占了，差一条知识化没关系他年轻有的是机会继续深造加强学习。其实书记在那么早就对改革开放的理解认识有独到见地，服务公司管辖的客栈饭铺澡堂子理发馆有效益就是成功就叫搞活，不见得非得大专科电大业大什么的，没用。

靴子临危受任废寝忘食不负领导重托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节节胜利却又——过之为灾了。远近